

書叢眾民時戰

# 隊傳宣動流

著 庚 張

馮和法主編

黎明書局出版

流動宣傳隊

張庚著

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

黎明書局出版

## 目次

### 一 宣傳隊的本質和務任

1. 抗戰第一階段的宣傳隊
2. 現階段所需要的宣傳隊

### 二 怎樣從事農村工作

1. 第一次的接觸
2. 爲抗戰有利的前途而鬥爭
3. 幹部的培養

### 三 宣傳的技術

1. 演劇和歌詠

2. 口頭工作和文字工作

3. 怎樣佈置一個宣傳大會

#### 四 隊員的自我修養

1. 只有不斷學習才能擔負工作

2. 從工作中學習

3. 理論的修養

#### 五 宣傳隊的文化使命

## 一 宣傳隊的本質和任務

### 1. 抗戰第一階段的宣傳隊

全面抗戰開展以後，上海和各地的救亡青年組織了不少流動宣傳隊到內地去工作。他們抱了爲國家民族服務的熱情，情願吃苦耐勞；而且對於這種工作寄與了莫大的希望，視爲很重大，很緊要的抗戰時期的工作之一。這種看法很正確；現在誰也知道，要發動真正的全民抗戰，必須動員每一個中國同胞，使他自動地，熱烈地參加抗戰的工作。流動宣傳隊們的確是朝着這個目標去工作的。工作的結果，我們不敢說是全沒有功效，不過效果很少，却是事實。

其所以許多青年備嘗了跋涉之苦，艱苦地不斷堅強地工作的結果，只落得這麼微小的功效，原因到底在什麼地方呢？這，不在於老百姓的無知，不在於宣傳隊員和老百姓之間生活的隔閡，更不在於工作的不努力，而是因為兩點：第一，他們的工作孤立無援，第二，他們本身工作技術和認識上的修養還不夠。

他們的工作陷在孤立狀態之中，這當然不能完全統是他們自己的錯誤。凡是參加過宣傳隊的朋友都為這事而感到痛苦。他們走到一個地方，得不到當地的援助，相反地，倒受着許多無理的撓阻，所望見的工作沒有法子動手，所看見的種種腐敗現象馬上要成為抗戰中間莫大危機的，他們雖有熱望和急切的決心，却没有力量去改革它。這些事，不能不使一個宣傳隊大大的損毀了它工作的效果，而青年隊員的熱情逐漸降低，當然也減少

了整隊的工作力量。

誠然有許多地方，當局比較開明，至有有責任以至有非常熱情，然而一個小地方決不能單獨地好起來，它假使要能成爲抗戰中一個堅強的環節，首先的條件是要它前後環節有同樣的堅強，至少也要有起碼的堅強，然而不幸的是堅強的環節的前後，多半是腐蝕鏽爛的環節，對於抗戰的波濤並不能支持。所以即使在這些開明的地方，能收到很好的工作效能，結果在整個效果上說，還是一個零。

地方的阻碍之外，還有着整個政治上的阻碍，這個我們也不必諱言。救亡青年所組織的宣傳團體，每個地方的所謂抗敵後援會，很少肯加以援助，因爲這些青年的「思想不穩」。這種政治上的關門主義和宗派見解，是一種過去政治上的遺留物，在少數高級領導者的心中既然還沒有消除，在

下級的人心中，自然更奉爲神聖，只在有了這種成見，宣傳隊的工作之困難，那就更不待言了。

但在另一方面說，宣傳隊自身也不能不說對於這種孤立狀態的形成，應負一部份責任。在宣傳隊的心目中，以爲祇要是做救國宣傳，便以爲問題會很少，雖然在出發之前，人家警告他們一定要把關係弄好，否則一定便有許多困難。他們以爲所謂關係者，就是證明文件罷了。殊不知在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地方的關係。並不是把證明文件向後援會一遞，這關係就弄好了的。恰恰相反，文件不過是一個介紹，而實在的關係是要由人去建立起來的。青年人愛和小官僚之類打交道，祇希望關係越簡單越好，結果，誤會滋生，使團體成了無撻狀態。

技術和認識的問題，當然很難說，有的團體水準很高，而有的團體很

低。在一個團體之中，職員的程度也很參差不齊。但在這裏，我不是就個人說而是就整個團體說，因為既是一個團體，思想和工作方法就自有一種領導，自成一貫的作風。我也不就某幾個特定的團體說，因為這種宣傳隊的產生，有它們共同的基礎，一方面抗戰的客觀環境使得大批的都市青年失業失學，另一方面，他們感到到農村去做教育和組織的工作是一種責任。這兩方面的遇合，使得他們變成功雖然有非常崇高的動機，可是對於農村並不是親切的了解，等到真的面對着農村的現實的時候，就發生了工作不能切實，工作方式不妥當，以及對於工作生出某程度的疲倦之感。因之工作的效果和原來所想像的有了很大的差別；本來是希望深入的，結果只成了浮面的，日子一久，工作就成了相當的公式主義，成了工作推動人而不是人推動工作了。

因爲這兩種關係，過去宣傳隊的工作，是沒有力量的，只是單純的演戲，演說，唱歌，做文字宣傳，和當地的救亡青年幹部開談話會——像這一類事，假使在一個很好的環境中，並不是絕無效果，但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之下，實在等于白做的。

絕大多數的宣傳隊，沒有事先估計自己工作的可能性，就規定了自己的任務是宣傳和組織民衆；可是在這里，組織民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，而先宣傳不組織，工作是白費的。事實上，宣傳隊去得最多的江浙兩省，特別是京滬線和太湖沿岸，事後反而是毫無民衆力量表現的地方。

在民衆運動根本沒有開放之時；并非絕無做組織農民工作的可能。問題是：那些組織者不須是富有經驗和能力的精明幹部，現在宣傳隊隊員這方面的能力還不够強。但反過來說，在良好的環境中，這些宣傳隊都可以

段軍相當大的力量。不幸這兩個不吻合的條件碰在一道，以致有了這種遺憾。

## 2 現階段所需要的宣傳隊

但絕不可誤會說，宣傳隊是無用的長物，相反地，宣傳隊在這時期的需要是很大的。前面既經說過，過去宣傳隊只不過是主觀力量和客觀條件的不够，那末問題只在如何改造它，並運用它。

第一，現在的客觀情形，因東戰場的退却，引起了當局特別是軍事方面負責人的覺悟，堅決站在要開展民衆運動的立場上。他們已經明白地認識到：軍民合作是抗戰勝利所不可缺的條件。去年年底中央改革政治機構之後，聽說對於民衆的動員已有了極具體的意見。這點，在客觀條件上已經大大的和從前不同，將來的宣傳隊工作的環境，一定比過去好得多。

第二，問題現在是集中在宣傳隊的本身了，我以為如果要使宣傳和組織民衆的效果迅速而切實，僅僅宣傳絕無功效。不使宣傳隊本身有組織民衆的權力，特別是武裝民衆的權力。武裝民衆這事有許多軍隊在北戰場和西戰場直接做過，效果很好，現在全國絕大多數的同胞都不再懷疑了。但也有少數從來不知現實為何物的人，如像葉青，還在著文反對，以為即使是民主國家也不允許有這樣的事。但他不知道現在是抗戰時期，一切全應以予抗戰有利為第一義，假使武裝民衆於抗敵是有利的，為什麼不應當允許呢？民衆的確迫切地要求武裝自己，在東戰場退却之時，許多村莊的農民爲了保衛家鄉自願組織游擊隊。都沒有人給他們武器。我那時在宣傳隊中，心想假使我們的宣傳隊是有權力武裝民衆的，我們的宣傳在民衆中間將取得多大的信仰，而獲得多大的力量啊。但那時我們沒有這種權力，宣

傳的力量當然也非常之小了。

因此，我以為宣傳隊應當是軍隊中的一部份，但它絕不是從前的政訓處。它本身應和軍隊沒有什麼區別：也有武器，也能在最前線作戰，雖然作戰並不是它的必然任務，但它至少是能作戰，而且它的任務須比一般作戰部隊更重；除了作戰之外，它還得在農民中間發生絕大的作用，它應當到了一處地方，就把農民團聚在它的周圍，除了說服他們之外，還要實際上去解除他們的痛苦。

這裡有一點最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整個政治情勢轉變之後，並不是一切的磨擦全都消滅，不會的！我們即使以軍隊的姿態出現在民衆中，我們必須注意，漢奸是以各種形式和各種程度出現的，它也許是一羣人，一個集團，也許僅僅是一種被人傳播出來的，使一部份農民聽來牢牢地相信的

理論。農民們原始地去執行這理論，他們也就盡了漢奸的任務。

所以宣傳隊是一個鬥爭的機構，但絕不是用捉人，槍斃等等方法去鬥爭，這樣的鬥爭並不能解決問題，倒是把問題攪大了，因為這樣做，在農民中會要引起絕大的反感甚至于反抗的。也許有人要說，宣傳隊決不會這樣，但我看見過一句很普遍的標語：「當漢奸的殺無赦」！這並非宣傳，只是恐嚇罷了，恐嚇就是這種傾向的第一步。所謂鬥爭，是和農民的許多漢奸行為和漢奸理論鬥爭，說服他們，爭取他們到抗日戰士的營陣中來。

宣傳隊自身雖是軍隊的一部份，却還要站在領導士兵和教育士兵的立場上去和他們接近。宣傳隊其所以必須上戰線作戰，無非是要給士兵們作一個榜樣，使他們不輕視這些政治工作人員，相反地，倒非常敬仰他們，不僅敬仰，而且覺得他們是親愛的弟兄，是屬于自己一群的人，不是高高

地在他們上面。

總之，今後的宣傳隊，應當是軍隊中的政治部，它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民衆加入抗戰，與提高士兵的政治水準。宣傳隊的目的，應當爭取每個士兵成爲政治宣傳員，使他們直接向民衆宣傳，這樣，宣傳隊才能真正發揮了它的力量，去爭取全民抗戰的實現和勝利。

## 二 怎樣從事農村工作

### 1. 第一次的接觸

蔣委員長說，「中國持久抗戰，其最後決勝之中心，……實寄于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固強之民心，」宣傳隊的工作，當然也是以鄉村為中心。

從事農村工作的人，有許多都慨嘆農民文化水準低，不容易接受宣傳，的確的，有許多人努力于教育農民，而農民掉頭不顧，有的人未到農村去，被人視為外來的新奇事物。這些是不足怪的，農民絕大多數都死守鄉土，從小以來，就生活在傳統的規律與生活習慣之中，他們腦子裡當然只有傳統的觀念，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言論來，他們當然要懷疑。人們常說，農民多疑，又說，農民有農民的狡猾，其原因不外乎他們對於新的事物

沒有信仰。尤其是在近三十年來，屢屢有許多「改革」，全是口惠而實不至，甚且比從前更壞；這當然使農民對於傳統的老習慣信仰更堅，而對於新的事物更加反對。

可是農民是不是就沒有接受新思想的希望了呢？那倒不是。在這個時候，農民誠然短視，但有一點他們却是感到痛苦的，就是貧窮和被壓迫。這兩重切身的痛苦，使他們生出許多的幻想，對於古舊生活的懷念，或者想像一種力量來解除他們的痛苦。這表明他們切望生活的改善。

假使有人代替他們解除痛苦，他們一定會相信他，這是無疑的。假使有人能解除他們的痛苦，不論他用什麼方式，他所根據的是什麼理論，他們一定樂于接受的。

宣傳隊走進陌生的農村裡，往往無從接近農民。弄到沒有辦法，祇好